



《那年老街》 沉浸与超越的艺术之旅

□ 苏勇

重访20世纪90年代,意味着再度处理那个时代的议题与遗产,意味着重新挑选和吸收那些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选择的养分,以便我们在新征程中不至于自我迷失。情境体验剧《那年老街》正是一部既连接着独特的历史记忆,又能给人以力量的佳作。

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街巷,浓缩了赣鄱大地的商贾义利之辨、匠人气节之守、市井烟火处世之道。今天,我们之所以通过一台话剧来纪念一条老街,是因为作为价值载体,这条老街尽管沧桑,却构造了一个时代寻常百姓的行为准则。

观演共生的先锋探索

20世纪的戏剧革新浪潮中,“第四堵墙”的崩塌被视为戏剧现代性转型的表征,无论是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理性建构,阿尔托“残酷戏剧”的神圣性表达,还是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的身体展演,戏剧家们以不同的美学路径冲击着镜框式舞台的桎梏。这些重构观演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赢回现代人的主体意识。《那年老街》的创作显然深谙此道。剧中老街上的十户人家的屋舍环剧场的围墙而建,观众就座于这十户人家檐下的竹椅上,演员就此穿梭于观众之间。显然,这种演剧模式,对于演员的表演和舞台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员被四方的观众凝视。因而,尽管观众同时在欣赏该剧,但由于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由此展开的思考也可能各有侧重。

该剧通过解构传统观演界限,建构了一种“具身性体验”的观剧模式,在观剧过程中,强调身体在认知、情感与意义生成中的重要作用。由于该剧涉及的内容为文化传承与记忆的铭刻,因而采用这种具身性的体验方式是恰切的。具身性、沉浸式都强调作为主体的观众在场。这种观剧模式能够将文化记忆的传递,从传统的“观看—理解”,升级为“体验—内化”,从而使传统伦理不再是抽象的道德训诫,而是经由身体经验触发的内在认同。

具身性体验使得观众不只是一个旁观



者,甚至也不只是剧场环境的一部分,还是整个戏剧活动的组成部分。当彪哥喊出“宫廷玉液酒”的暗号,观众条件反射般地应和着“一百八一杯”时,整个剧场就变成了一个被情感和记忆所连接的无意识共同体。而当老街发生火灾时,逼真的火光使得近旁的观众由于应激反应而绷紧了身体,这使得观众不只是以审美的方式面对舞台,本身已然被拖入了情境中。当然,具身性体验不是通过间离引发批判,而是通过卷入达成共情。这种互动机制使得老街所承载的逻辑不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可感知的生活经验。

戏剧冲突的高阶设定

冲突是戏剧的灵魂。在诸如人与自然、善与恶等所有类型的冲突中,黑格尔认为,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是真正重要的冲突。剧中万志斌与父母、熊火根与癞子、三姑与六姑娘等的冲突,实际上都是观念上的冲突,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真正的冲突。

万志斌向往外面的世界,追求金钱,

渴望摆脱老街的束缚,毅然辞去工厂的铁饭碗,想去万寿宫小商品城卖丝袜创业。万师傅和万姆则秉持传统观念,难以理解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害怕孩子在外面闯荡吃苦、迷失方向。癞子与舅舅熊火根之间也有代际的隔阂,癞子抱怨舅舅不教他真本事,将他困在老街。熊火根则希望癞子能继承剃头手艺,延续传统,双方在职业选择和生活理念上背道而驰。在职业观念上,老一辈匠人如李篾匠、钉秤吴等,以传统手艺为生,坚守老街,视手艺为骄傲,认为这是传承老街文化的根基。而像万志斌这样的年轻人,受到改革开放浪潮冲击,追求快速致富,因而与老一辈对职业价值的评判截然不同。在对待老街的态度上,有人眷恋不舍,比如熊火根,老街承载着他的家族记忆,是他的精神寄托,他情愿一辈子守着老街的老剃头铺,盼着爷爷能被认定为烈士的那一天;但也有嫌弃老街贫穷落后,如细妹子的母亲、彪哥等。三姑与六姑娘的冲突,则体现出传统女性与新女性在价值观上的鸿沟。

最终,在更高的人性以及更具超越性的价值观照下,冲突得以消解。三姑与六姑娘的和解,发生在六姑娘不顾个人安危救出火中的三姑这件事后。万志斌、癞子、细妹子、李篾匠、万师傅等也在生活的锻造下,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在政府的扶持下,在老街的文化滋润下,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坐标。

总之,怀旧不是目的,任何仅仅停留于情绪消费的怀旧,都不过是虚幻的精神漫游。真正有价值的怀旧,能够让我们在具身体验过程中,感受那些曾经哺育过这个世界的智慧与精神,从而为我们当下遇到的挑战提供动力。话剧《那年老街》在题材开掘、戏剧结构、演剧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探索,对当前的小剧场戏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创作谈

把乡村的美好呈现给读者

□ 刘国芳

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给自己的创作定了一个方向,就是关注农村,了解农村,记述农村。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行走走在乡村,看不到多少人,能看到的,也都是老人。我的朋友晓东的老家田西坑,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腿有残疾的老人,而且这个人也不一定住在村里,他很多时间都住在镇上。村里到处都是草,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路也被草掩了。在临川茅排,也看见一个空心村。那村叫上山村,依山而建。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但走到村里地势最高的一幢屋边,我们仍没见到一个人,我们看到的,是家家门上生锈的锁。这上山村有七八十幢房子,在大山深处,算得上是一个大村。但随着人们的撤离,当年的繁华烟消云散。那段时间,我的小说只写这些,写乡村的老人,写乡村的留守儿童,写没有人的空壳村。这样的作品多了,自己都觉得雷同甚至有些厌倦。

难道乡村是这样的吗?有一天,又去乡下,顺一条乡间小路走进一个村里,忽然,我闻到油香了。是个小村,怎么会有浓浓的油香呢?进村一看,发现一个榨油厂。这个时候正是油茶成熟的时候,油厂里正在榨茶油,于是这个村就浸在油香里。随后了解到,这个地方满山满岭都是油茶树,但以住,只有镇上才有榨油厂,而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离镇上非常远。因此,山上那些茶子往往跌落浪费了。后来,一个能人在村里开了一个榨油厂,一下子,村民们都有事做了,大家都上山摘茶子。这个村,也因为这家榨油厂而活了,村民也因此提高了收入。为此,我创作了小说《我闻到油香了》。

文中有这么一段:“他后来真在村里开了榨油厂,这下村里人榨油不要去镇上了。不仅是村里人,附近村里的人,也会拿着茶子来榨油。一个村,浸在油香里。这时候山上的茶子有人摘了,有一天他出门,看见山上到处都是摘茶子的人。这天又有人来榨油,是两个人,一个说:‘这么小的一个村,有榨油厂?’一个说:‘有,我闻到油香了。’”

这是我在乡村的新发现。有一天,在一个村里看见一个戏台,戏台破破烂烂倒了一边,戏台上还长满了草。一些老人,坐在戏台下面一排石头上。我跟他们聊天,问他们,这戏台是不是有些岁月了。老人说那当然,是古戏台。我问演过戏吗?老人说当然演过戏。但说完,老人们叹了一口气,说演戏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戏台倒了,演不了戏。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到这个村,看到戏台修好了。一问,原来是村里有人出钱把戏台修好了。戏台下面仍坐着老人,他们告诉我,过几天要演戏,让我去看。我真去了,还真是热闹,进村的路上,都是去看戏的人。为此,我后来写出了小说《戏台》。

结尾是这样的:“天黑了,戏就开演了,三公坐在下面,他想起上次在梦里看戏,他怕这次也是在做梦,于是伸手掐了掐自己,不错,是真的,不是做梦。台上唱起来: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百姓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其实,当下的乡村,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的东西。一天,我去乡下喝喜酒。本来,结婚酒一般都在中午,但这次,结婚的人家却把喜酒安排在晚上,让人不解。进村后,我发现禾场上摆满了烟花。原来,是为了放烟花的效果,他们才把结婚酒安排在晚上。说实话,这次喝的结婚酒,让我难忘。为此,我也写了一篇小说。来看一段——“晚上六点,喜宴开始。冬天天黑得早,先放烟花,黑夜里忽然就灿烂起来。满天空的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便想到‘东风夜放花千树’,还想到‘花市灯如昼’这样的诗句,但这些诗,无论如何是不能形容出我眼前的瑰丽的。我眼前,烟花把一个漆黑的夜空装点得如梦似幻,美得让人无法形容。

间隔一会,继续放烟花,有人搬来一些更大的烟花,一共八箱,每箱烟花跟前站一个人,然后,听到一个人喊:‘准备——点火——’八个人同时点火,又是满天空的灿烂,不仅如此,天空上还出现了八个字:‘王军邓娇新婚大喜!’很惊讶。

继续放烟花,这回是十八箱烟花,十八个人同时点火。旋即,天空出现一副对联:“乡村焕彩良缘天赐同心结产业兴农佳偶天成并蒂莲”我真的被震撼到了,这个璀璨的夜晚,看着眼前的烟花,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那样的美好!近来,我写了很多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让人看到乡村的希望。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把乡村的美好呈现给读者。

第233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



老片重映仍需点滴匠心

□ 赵小二



近期,于今年2月14日登陆各大院线的《花样年华》25周年导演特别版,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另一部经典老片《倩女幽魂》4K修复版于3月21日重上院线,上映4天票房破1000万元,11天内突破2000万元,成为继《花样年华》后又一成功重映的经典老片。

近年来,老片新映已成常态,在2024年就有36部重映,累计产出票房4.93亿元。其中票房最高的是《你的名字》,单片重映票房1.37亿元,最低的为《一个人的江湖》,重映票房73元。一年近5亿元的票房看似不多,但专业人士分析,以一家院线200万元营业收入为基准生死线的话,这近5亿元的票房差不多可以养活200家线下影院。从这个角度讲,老片重映是对电影市场的积极补充和提振。

观众始终是诚实的,具备重温价值的经典电影,仍然受到欢迎。如2016年横扫暑期档的日本新海诚经典动画《你的名字》,上映当年赢得了市场的一致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5分,可以说是一代

人的青春和回忆。8年后纪念版重映,还是当年那帮看电影的年轻人,他们带着缅怀与重温的心态,再次走进影院,在唏嘘中抬起票房。“我看的不仅是电影,还是8年前那个夏天的自己。”有观众如是说。

恰恰相反,如果不具备良好的观众基础,在当年首映时票房及口碑就极低的影片,仅仅为重映而重映,想通过时间的沉淀改变观众创造奇迹,那只能注定是一场徒劳的时间游戏,票房不破百元的“奇迹”,是观众对其最好的回答。

随着多部老片重映,去年被业内戏称为“重映元年”。老片重映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大量的“旧瓶装旧酒”上市是否会挤压新片市场?对电影行业的创新和扩展是否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不妨从多角度去看这些问题。

大量的老片新映反映了电影市场供给端的短缺。目前短剧市场的风口吸引了大量的电影资金进入,这相当于挤压了电影的生产空间,市场的盈利点转移到短剧,新影片产能减少。事实上,我们

看到,各行各业确实也挤向短剧市场。在去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首次超过电影票房规模。在市场遭受短剧冲击、产能供给不足的当下,通过重映电影来挖掘票房潜力确有必要。



影片重映时观众展示的纪念明信片。

旧瓶装新酒再上桌,仍需点滴匠心。经典老片和新影片如何找到各自的市场?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有效聚拢票房?在怎样的时机、结合怎样的热点及档期来进行重映?都是考验老片重映成功与否的关键。《花样年华》在西方情人节时段,《你的名字》在暑期档,就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我们还看到,老片重映有着新技术的加持,如利用最新的修复技术,将影片从低分辨率提升到4K,或将2D影片转制成3D版本,都吸引着观众重新走进影院,使得经典老片情怀再现,焕发新生。

对于留白,影片几乎用到极致,片头到片尾几乎每个节点都有,导演或许深谙中国传统书画的理念,影片的人物、台词、场景,尤其是情节,都尽量简洁,只过滤出细节,推动故事的行进。对于文艺片,观众总有误解,以为形而上、不及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考量,总能攫取文艺片中的商品元素和商业的可能性。如苏丽珍的诸多样式的旗袍,既可以宣传中国服饰之美,又可以作为具体商品的一个卖点。中国人早已知晓旗袍的美与文化,自然而然会成为观影后的女性谈资和消费可能性。如果在海外公映,外国的女性观众对这些考究的旗袍难道会无动于衷吗?

真正高级的商业及商品,往往具备文化底蕴的支撑和艺术氛围的浸润。艺术和商业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只是需要努力找到平衡感和契合点。

旗袍与之形成某种格律,彰显他们的情感并不适配所处世俗,也就注定凄美结局。按常理,影片多半要完整地讲故事,《花样年华》恰好“反故事”,甚至有意肢解故事,让原本可以浑然一体的情节支离破碎。爱情只是外壳,导演要揭示的是复杂而幽微的人性,以细节的刻画达到人性近乎完整地呈现,拼贴出内心世界的版图。

对于留白,影片几乎用到极致,片头到片尾几乎每个节点都有,导演或许深谙中国传统书画的理念,影片的人物、台词、场景,尤其是情节,都尽量简洁,只过滤出细节,推动故事的行进。对于文艺片,观众总有误解,以为形而上、不及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考量,总能攫取文艺片中的商品元素和商业的可能性。如苏丽珍的诸多样式的旗袍,既可以宣传中国服饰之美,又可以作为具体商品的一个卖点。中国人早已知晓旗袍的美与文化,自然而然会成为观影后的女性谈资和消费可能性。如果在海外公映,外国的女性观众对这些考究的旗袍难道会无动于衷吗?

影片还通过环境细节来渲染角色心境。大场景的色调昏暗、湿漉,仿佛有下不完的雨和辗转不停的楼道,与剧中婚恋的状态很吻合。阴晦的氛围中,男主角笔挺的西服、女主角华美

不仅讲述周慕云与苏丽珍两人的,也在诠释陈先生与周太太的。男女主人公对待各自配偶出轨的态度十分较真,很想获悉周太太与陈先生是如何开始接触并顺理成章地交往的,于是,他们不断在一起模拟和排练对方出轨的情节和感受。两人已不约而同地用实际言行赋予了明确答案,只是他们身在局中而不自知或不愿自知罢了。

周、苏的交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演绎出陈先生与周太太的交往事实,显性与隐性之间,存在镜像关系,虽然片中鲜有陈先生与周太太的戏份出现在镜头里,但借助周、苏的来往,可以推测而知晓。

隐喻手法体现更明显。旗袍隐喻女主角的心情变化,逼仄拐转的走廊隐喻某种缠綿又纠结的心理;雨中的路灯隐喻心灵的孤寂;钟表隐喻特定时刻或某种结束等等。男女主人公的变与不变,也是一种隐喻:男主角的服饰几乎一成不变,仿佛永远一套西服加领带;女主角却凭借不同色泽和款式的旗袍表达各个阶段的情感微变,既出挑了自身格调的孤傲、雅致,以及对琐碎生活的不将就、不流俗,更抒发某种挣扎、凄婉的心境。

影片还通过环境细节来渲染角色心境。大场景的色调昏暗、湿漉,仿佛有下不完的雨和辗转不停的楼道,与剧中婚恋的状态很吻合。阴晦的氛围中,男主角笔挺的西服、女主角华美

情怀在左,商业在右
《花样年华》
□ 江锦灵

《花样年华》重映,终于可以把“欠”的票补上。经典影片再现,除了抚慰观众的怀旧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激荡或重塑观众的审美,也有效地给新片的摄制提供艺术参考,鞭策新片不断致敬经典并提升品质。

《花样年华》的创新性、精良摄制以及所运用的镜头、隐喻、渲染、留白等艺术手法,是当下不少影片缺失的,却是经典影片的必备要素。

不同于绝大多数影片所诠释的婚外恋题材,《花样年华》呈现的只是发生在两个家庭的闭环里——一个家庭的丈夫、妻子,与另一家庭的妻子、丈夫之间的交错关系。看似缘于配偶的出轨行为,男女主人公停驻接近彼此的机会,最终也沦为出轨的双方,步配偶的后尘。其实影片要表达的,并非这番简单的情感逻辑,和一两个家庭的婚恋矛盾,而是一种社会心理与人性真相,是一种必然性,即使没有配偶的出轨,男女主人公也终究会“邂逅”。

男女主人公各自的配偶周太太和陈先生,在片中只闻其声、未见其面,连群众演员都算不上,却作为一种精神枷锁无处不在,紧扣于男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这些都突破了平常婚外恋题材的框定和主旨。影片有意无意运用镜像理念,表述对仗式的故